

啼早如春

□姚正安

丙申腊月初一，与几好友相聚于省城，席间，偶遇省画院一位画家。彼此互通姓名籍贯，竟是老乡。又谈及年龄属相，对方知道我属鸡，大喜，说，您长我一轮，明年是我俩的本命年（又称属相年），并主动提出，为我画一幅梅鸡图。我当然非常高兴。我曾观赏陈大羽先生的梅鸡图，构图甚简，一丛梅花下一只健壮的公鸡，题“酣歌黎明大地春”。陈公时年八十又八。

回家一想，如果一幅画中光溜溜的一只公鸡，似乎太单调了，还应该写点什么？

中国画自宋代以降，一直注重是诗（文）、书、画、印一体，这是中国画的特质。郑板桥于《竹石》画中题诗一首：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又在《客舍新晴》上题写一段文字：

客舍新晴，晨起看竹，露浮叶上，日在梢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运笔，又是一格，其实手中之竹，又不是意中之竹也。步步变相，莫可端倪，其天机流露，有莫如其然而然者，独画云乎哉？

《竹石》上的一首诗，其意是非常明了的。《客舍新晴》上的题字用意就不那么简单，非三言两语能够道明。有人会说：画面上题什么，是诗是文，理应由画家考虑，你操哪门子闲心。是的，题什么，抑或一字不题，画家自有谋划，但我想请画家表达我的想法。

丁酉年，我步入六十周岁，退休之年。按照年龄段划分，这个年龄应该是老年。人生如四季。老年人没有了春季的燕歌莺舞，没有了夏季的热烈奔放，也没有了秋季的满满收获，余下的似乎只有寒风冰雪败枝残叶。故

而，一些人一旦进入老年，便无精打采，唉声叹气，缩手缩脚，俨然冰雪里的企鹅。还有一些老人，以为一辈子苦下来了，应该歇息，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做不了，大有等待末日来临之势。

是的，老年相较于少年、青年、壮年，弱势很多，比如记忆衰退，精力不济，收入减少，但也不是一点优势没有，比如时间宽裕了，空间广阔了，限制更少了。只要“不逾矩”，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做，什么地方都可以跑，什么活动都可以玩。问题是老年人不能自暴自弃，自怨自艾，要有小目标，小行动，还要追求小成果。老年人不可能演绎春之梦、夏之歌、秋之戏，但也能自编自导自演一首属于自己的心曲。

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先生93岁出版随笔集《我们仨》、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百岁之后，仍然读书

写作不止。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104岁出版《朝闻道集》，集名来自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闻知大道，即使晚上死去都没有遗憾”。其对真理的追求自不逊于年青人。鬼才黄永玉，九十多岁了，整天叼个烟斗，或驾车或作文或绘画，疯疯癫癫，有滋有味地活着。他们的生平经历正应了一句话：“青春是一种能力，与年龄无关”。

普通人当然不能与大家们相比，但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希望，亦有普通人可做的事情。家父今年九十二岁，仍然种着二三分地的菜园，翻地、栽植、除草、治虫、收获，一年四季，周而复始，从不怠惰。他把年龄淡化在黑土绿叶间，而把快乐充实填进深深的年轮里。

想到这里，我请画家在梅鸡图上题上“不畏秋冬寒 喻早如春时”。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我愿做一只喻早如春的公鸡。

微观

带一名女士

张妙

多年不见的大学室友相约去爬山，为了烘托气氛，说好了每人必须带一名女士为伴，要合影留念，还说来年要带同一个人故地重游。回家后我央求老婆调整了工作时间随我一起去，还答应了老婆给她做一个月饭的非分要求。到了集合点，我发现志强带的女士是老妈，刘杰带的女士是他三岁的女儿，还有刚子带来的竟然是他二姨。我看看身边的老婆，再想想央求她陪我来时答应的无理要求，突然觉得几年不见室友的智商可比我高出了许多呀。

白露姑娘

杨崇演

二十四节气里的“白露”，想必是个青春永驻的佳丽——她悄然推开秋的大门，从书香四溢的《诗经》中深情款款地翩翩走来。她是着一袭白衣而来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白露之白，也在夜晚——窗棂上有了大片大片的白，皎洁、安闲的白，那是倾泻的月光。七夕连着白露，牛郎和织女四目含情，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月光欲说还休。露的晶莹、玲珑、剔透是站在草叶上的，莹莹复盈盈。

再过几天，又是白露了。走路上班，马路边的隔离带上，含露的小花闪闪发亮：深红、浅粉、浓紫、金黄……我告诉自己：慢些走慢些走，不慌不忙的，好好欣赏姑娘们晨风中曼妙欲滴的舞姿。

晨荷

邹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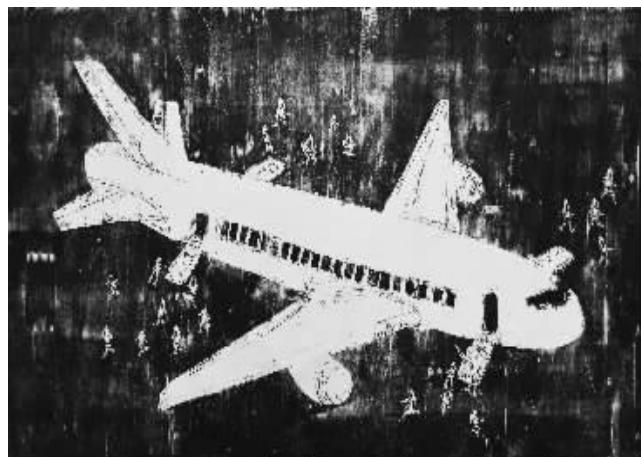
弯弯曲曲的小河，迤逦着穿过小区。河之一湾：沿坎植以芦苇，疯长着，日渐茂密；水底的荷，在冬藏春发中蛰伏于淤泥，劲力酝酿，拼命孕育，昼夜不断地，经营着莲花、莲子、莲藕，书写着夏的风流。又一日晨，青翠的花茎舒挺出水面，顶着青涩的毛桃一样的花苞，稀稀的，静静的，仿佛休会后主席台上的小小的麦克风。有的露出一点点隐忍的粉红，含苞待放；有的又如姣好扮的舞女，随时会跳出按捺不住的惊艳。

盛夏的朝阳，放射着淡金色的万丈光芒。荷则淡定得很，依旧出淤泥而不染，依旧热烈蓬勃地生长。花瓣洁白洁白地，粉红粉红地绽放，而花蕊都是米黄米黄的，其间的莲蓬，小酒盅大，玲珑极了。一只、至多三两只小蜜蜂，绕着花蕊逡巡。蜻蜓也不多，扇动着薄薄的翼，保持着相宜距离，盯着亭亭的荷恋恋不舍地翻飞。

看，那儿有一朵花苞，默默地俏立在岸边的芦苇丛中，何等的风姿绰约！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126.com



金洪钢《陆上迫降示意图》

牛肉汤

□朱关

牛肉汤这种常见的美食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卖，但唯独有一个地方的牛肉汤让我回味无穷，那就是淮南，安徽中部的一个小城市。离开十几年，始终对这里的牛肉汤念念不忘。

前两天大学同学聚会，离开十五年后，我们又相聚在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地方。到了酒店，第一件事就是四下寻找牛肉汤店，一群人特意到东门对面的马路边找寻原先经常去喝牛肉汤的那个铺面，但已经找不到了。据说，那对老夫妻年龄大了，回去养老了。其实，因为校区搬迁，连东门外的那些小吃店也已经关门了不少。

原先的那个牛肉汤店找不到，但牛肉汤不能不喝。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大锅，香气四溢，那里熬着大骨头，配上烤成焦黄的烧饼，再加上半勺红红的辣油，能把多年的馋虫从腹中勾出。聚会的两天，我们这群从全国各地飞回来的同学就和这淮南的牛肉汤别上劲了，非要一次性地喝个够。从兰州回来的常立石临上飞机前又专程跑到牛肉汤店再去喝上一碗，福建来的两位同

学把牛肉汤喝完，嘴巴都不舍得擦，就带着满嘴的牛油沫踏上了回家的飞机。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喝上这淮南的牛肉汤了，味道是不会随着时间慢慢地淡去。其实，我知道，他们喝的是牛肉汤，但更多的是四年的大学念想。

东门外的牛肉汤店没了，其实我们的校园也马上就要没有了。这里被置换给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校园里已经是荒草遍地，废墟堆积。也就是再也不来看看，这记忆中的象牙塔就要崩塌了。

我突然想到大学毕业大家各奔东西的那个场景，一个个抱头痛哭，临行前的那个晚上，不知道喝了多少酒，不知道表白了多少人，有人悄悄地离开，有人相拥着上了火车。望着远去的轰隆隆的绿皮车，我们忍不住再次落泪。那个时候都说好了，以后要多相聚。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真正能常相聚的只有工作单位比较近的几个人。实际上，找遍同学录，都几乎找不到几个在一个城市的人。

唉，一碗牛肉汤写了半个上午，几次落泪！还是用花子的话结束吧，想念你们，我的兄弟！

儿子的第一笔工资

□刘瑜霞

暑假即将结束，读大学的儿子准备返校。一天，他从外面回来，刚进家门就兴奋地对我说：“妈！我领到工资了。”说完，拿出一沓钱在我面前晃。“哟！不错！儿子真能干！”我伸出大拇指给他点赞。

我叫他把钱收好，计划着用。儿子却拉过我的手把钱塞进我手里认真地说：“妈！我打了45天工，一共3150元，您拿着用！”儿子执意要我收下。我知道这笔钱对儿子的重要意义，决定将他的第一笔工资额外存着，给他留着纪念。

7月初，儿子放假一回到家，就对我和他爸宣布，他要去打暑假工。他的决定让我们深感意外，往常假期，儿子总是窝

在家里玩游戏。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儿子大了，我们也只有点到为止地劝他，现在，他突然说要去打工，我们当然赞成。

儿子一连在外面跑了几天，终于在一家家政服务公司找到一份发宣传卡片的工作，报酬是每天70元。有了工作后，他每天背着一包卡片，早出晚归，冒着酷暑奔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进出各个小区，挨家挨户在住户门外放置宣传卡片。儿子每天累得一回家就往床上躺，但他从来不我们在面前叫苦叫累。我叫他给我一些卡片，抽空去帮他发，被他果断拒绝。看到儿子有言必行，行必果的担当精神，我和老公都很欣慰。

儿子的第一笔工资，是他走向成熟的见证。

梦里几声蛐蛐叫

□时双庆

连续几天的高强度工作，这几日终于安排了休息，我盘算着睡几天安稳觉。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目标，早上送女儿上学的任务也交给了妻子。

哪知，睡意昏沉的清早，我竟被一阵清脆的蛐蛐叫声惊醒，我抬起头，确定不是在做梦，我又看看窗外，下了好几天的雨竟然没有要停的意思，我想，接着睡吧！那蛐蛐像故意找茬似的，高一声，低一声，叫得人心烦，但如果有一会儿不叫了，我还会担心，它下一次再叫会是什么时间呢？想着想着，头都要爆了。不行，我得把它赶出我的房间。

儿子在睡着，我不敢弄出大的声响，悄悄地向那声源地靠近，它不叫了？我屏住呼吸，等待着它的回应，好久，它才发出一声短促的叫声，可我却产生了异样的感觉，那声音不是从这里发出来的，怎么像从窗户边上那个相反的方向发出来的呢？难道是我听错了？

我继续蹲守，不错，不是在这里，在窗户边上。我转身走向窗户，仔细地察看和倾听，没有，声音还是从原来的地方发出来的。我一下子懵了，难不成有两个蛐蛐？它们一唱一和，演双簧呢！不行，我不能被这个错误的想法干扰，我坐在床尾，两个声源地的中间，想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坐了半天，它竟然不叫了！

我拉起被角，躺下，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一只蛐蛐，它就在我的枕边，圆圆的黑脑袋，两根银针似的触须，一上一下。我不敢动，连呼吸也不敢了。我还看到了那些小伙伴们，他们向我跑来，对着我喊叫：“抓住它！抓住它！”还没等我动手，那只蛐蛐蹬着两只大长腿，“嗖”的一下蹦到远处草丛里去了。

我一下子坐起来，母亲从客厅里走进来，问我怎么了，我说：“你听到蛐蛐叫了吗？”母亲摇摇头。我坐在那里呆了半天，真的没有蛐蛐叫。